

我在寂寞的徽州

■散文 文/陶方宣

我又到徽州来旅行,不能说旅游,应该说凭吊——我走在那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上,我浸在那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中,我在寂寞的徽州寂寞着。我只能说我在寂寞的徽州,不能说美丽的徽州,它给予旅人不是那种美丽的感觉,宣纸已经发黄,徽墨已经干枯,好象它不能再出胡雪岩那样的大徽商,不能再出胡适那样的大文人,现在它留在世人的,只有一些破败腐朽的老屋,在月光下像纸扎的灵屋一样虚幻。

这种寂寞和残缺可能更具一种审美的可能,更能打动人心,如果古徽州到处都是崭新和漂亮,那你会有种什么感觉?在南屏村的那个晚上,在黑漆阴暗的老房子上,我看到一片漂洗得纤尘不染的月光——那晚我投宿在农家老屋,睡那种带美人靠的雕花古床,推开窗棂的雕花木窗,就看见白墙黑瓦的古民居、高低低低的青山和房檐下大大小小的燕巢,几十只泥筑的燕巢一串一串垒在山墙上屋瓦下,让人叹为观止。晚餐喝了几杯农家自酿的米酒,那是九月初九,天黑得如同一团徽墨。在我一楞神的时候,月光就从某个老房子上漫过来,像一盆凉水浇了一身,像秋霜,像宣纸,我在城市里几十年从不曾见过如此美好的月光,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得纯洁如婴。几天后,我一个人来到另一个地方——泾县的章渡,原先泊在青弋江岸边的小镇完全废弃了,药号、书画店、饭馆、旅社、青楼里空无一人,偶尔有几个老人在门前晒太阳——曾经,这里是徽州的一大重镇,因为水运的便利,古徽州出产的文房四宝和茶叶、竹木、柴炭等山货都在此交易,然后运抵芜湖中转到上江汉口重庆、下江南京上海,当年新四军也在此长期设立过据点。现在,那条足足有两里路长的古街像条鲜活的鱼儿在时间的长河里静静地死去,腐烂,家家雕梁画柱的门前艾草丛生,让人倍感岁月的无奈和苍凉。

其实这样的场景你在徽州旅行时随处可见,寻常的庭院、檐梁、水井、栏桥、青瓦、花窗、隔扇、斑驳的砖雕、倒圯的祠堂、雕梁和古桥——它们在我眼里,是美的,已经黯淡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点缀,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不是么,在老房子里在老街上,母亲反抗日式婚姻,父亲经营染布作坊;天真烂漫的祖母最后变成老耄老太,妻妾成群的祖父最终尸抛荒郊——老房子是宗祠,昔日四水归堂的家族宗祠如今已迁徙他乡;老房子是戏院,旧时乡韵动人的黄梅戏如今已流散失传;如今,老房子已倒塌,古徽州已寂寥,故乡乡人非,故土斗转星移,但江姓还在胡姓还在,青山还在夕阳还在,倒塌的宗祠还在霉烂的家谱还在,那是姓氏的根,也是家族的根,我在徽州就无数次看到那些来自欧美港台的同学来寻根,站在宗祠的蛛网下坐在老屋的青草上,白发苍苍的老者常常泪如雨下。

我走在寂寞的徽州,走过一个又一个白墙黑瓦的古村落——黑的瓦洁白的墙壁,黑的徽墨白的宣纸,像带孝一样,祭奠那个业已逝去的古典唯美的农耕岁月。

落日与鸟

■散文 文/叶紫云

冬天时,树只有枝没有叶。日落的时候,我在夕阳里也会很美:树枝上立着几只鸟,“啾啾”的鸣叫着,有时追逐着、嬉闹着飞来飞去,总是不离那几株树的枝,很像是总然的恬静。看那树便有了老的韵味,老又添了情的意趣。有鸟、有夕阳、有树梢,画的意境就映衬得很美,很清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这样的美景,就是这样温馨的意境,诗人却用一句“断肠人在天涯”给划了一刀,多少次读它都会有这样郁郁的感受。心里有了不安,好像就对此不住谁似的心,心里就这样惴惴很多日子。

夕阳下,我坐在一张木条长椅上,旁边没有人,只有我孤零零的,夕阳慢慢地往下沉,我很伤感地坐着,夕阳的沉落宛如我也在沉落。“白发苍苍时,落日里还会有谁?”我的白发轻轻地飘乱,有一双和我一样苍老的手指抚顺它……很凄美的故事,我在追随故事主人公的脚步走进夕阳……,很感动的样子。

一个小孩儿蹒跚而匆忙地来到我身边,他真小,一岁还是两岁,怕连呀呀学语都不会吧!然而,他竟毫不犹豫的双手向前抓紧着长椅的空隙,一脚踏地一脚抬起往椅子上爬,我回头看着他,他歪着脑袋问我:“阿姨,你在看什么?”我说:“看夕阳。”他若有所思后又问我:“它漂亮吗?有我姐姐漂亮吗?”我说:“它很漂亮,像你奶奶一样漂亮。”他嘲笑对我说:“我奶奶才不漂亮呢,脸上满是皱纹,像一朵枯的花。”我说:“你说错了,他们都很美,只是美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噢!小孩儿怎么会知道这些,谁和他说过?我又和谁在说话,说这么深奥的道理?显然,小孩是不存在的,最起码与小孩儿的对话是不存在的,与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孩

我是个恋花且懒惰的人,折中的办法,就是去把那些将开未开的花蕾弄了来,用清水泡开在花瓶里,既可于坐卧间饱享花之色香,又可免去劳作之苦,如此花道,我称为瓶供。

积数年之审美经验,瓶供最好不取茱萸,免落俗套;花的颜色外观在其次,关键要有香气;再美艳的花,若无香气,美就大打折扣;再俗野的花,有了香气,则暗蕴灵秀。这花香就跟女人的气质修养一样重要,香要适度,太过浓郁便有浅薄之虞,以清淡为宜。四时之花,梅兰菊桂

最佳,栀子茉莉月季亦可,若无花可供时,取水畔芦花和山原芒花三两茎斜倚瓶中,亦能平淡一段萧疏之气。

而瓶供之极品,我以为要数芍药。

芍药外型艳丽饱满,色是雅致的水粉,香是清淡的药香,形色皆拔萃于群花。它的外观和牡丹相似,区别在“神”上:北方牡丹有王气,是皇室的雍容华贵;南国芍药温婉清丽,是民间的碧玉。唯其如此,我才偏爱了芍药,因它的可亲可近。

芍药天生是属水的。南国多湖泊,气候温润,滋养出了芍药的灵秀飘逸;“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白石的一声唱叹,道出了芍药与水的渊源;既生桥边,日日吮吸的焉能不是桥下水?既沾上了水,便成了水做的花朵,自有一番冰清玉洁的风骨。芍药的最佳生地应当是扬州了,只因烟花和豆蔻已成千古绝唱,芍药花便成了古维扬那点泪痕泪湿的胭脂。因此,心下的这份爱,就有了惻惻怜惜,有了隐隐疼痛。

一个暮春的午后,我又捧回了数支芍药花蕾。

青花瓷瓶里盛满了清水,花骨朵儿凌空飞翘着,鲜嫩水灵,干干净净,未沾一半半点

儿风尘。日复一日,它们一点点经迟慢裂,好象内心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又像是听到了一桩十分可笑的事,先是微笑,优雅而含蓄,极力要坚守笑不露齿的古训,慢慢地,它们就有些撑不住了,终于有一天,“扑哧”一声绽开了最无忌的笑靥,硕大饱满的花朵伴着清雅的芬芳直逼心底,我惊奇于它们离开了土壤照样能倾国倾城,这该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最好见证吧?

此后每天我都要屏息静气观望它们一会儿,我多么希望它们就这样永远走下去,和我长相伴,与我长相忆。然而,世间真正美的东西,谁也不可能真正占有,美只能产生,或者毁灭,并且总是转瞬即逝。

当第一瓣落花悄然飘落案上,那是一颗美人迟暮的清泪,我甚至听到了一声裹着香气的叹息,以及衣裾窸窣的仓皇,行色匆匆的悲凉。一片,又一片,曾经组合出绝伦美妙的花瓣现在已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洒满桌案,当最后一瓣落花落于掌心时,绸缎般光滑细软的体表下透出一线游丝般衰弱的呼吸,我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我攥着那瓣落花,突然看见了一个朦胧的背影,一个游走于疾寒生间的黑夜和虚无苍茫的月光之间的女子的背影,发如轻绡,心似冰碾,象一朵无根无土的水中花,无依无凭流落人间。

从一朵落花的背后绕过去看红尘,我的眼中忽然泪水盈盈。夜色已经降临人间,黑暗将我和落花一并吞噬,我望望那个青花瓷瓶,瓶口上空空如也,让人怀疑那上面曾供过无数的热闹繁华?

女人如花,本已是错;瓶水供花,更是错上加错。上苍啊,谁知我多少年的风雅,竟堆积了多少的罪孽!

老故事 母亲曾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她的外公,从前会偷东西。有一天,他到别人的菜园里偷菜,不料被人看见了,谁看见呢?瞎,就是菜园的主人呗。可是那人看见了却不制止,反而转身便跑。外公以为他去告官连忙赶上去,不料菜园主人却进了自己的家门,还把门关上了。

外公在门外想了好久,最终还是上前敲起了门。门开了,外公说:“我被你看见了。”

那人说:“看见了什么?我今天连门都没出。”

“是被你偷了。”外公说,“我现在没法做人了。”

那中年人笑着说:“你说什么呀!咱们是邻居,你只是想知道我那菜为啥长得那么好,对吗?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不信,你尝尝。”说着,他真的走到天井边,从悬篮里抱出两棵菜,硬塞到外公手里。

后来,外公成了邻里众口称赞的品行好的人。

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听不懂:看见了坏人坏事应该冲上去,菜园主人怎么掉头就走了

乘着春天

文/漱玉含香

乘着月色,我要用风修剪那院中的紫丁香,那些,瑟瑟发抖的屋檐冰凌子,沿着潮湿,成为滚烫的泪滴,敲打着,一颗心说你好痛。

红红火火的年,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对联在褪色,爆竹沉默着,那些烟花,在记忆的空中飘舞。

乘着春风,原来,爱情也可以这样重逢,我们的眼神开始闪烁不定,言辞有些含糊,只好,看桃花的笑脸。

最先透出那点绿,在二月空洞的眼神延伸,有些词语,还来不及雕饰,春风已经明媚起来了。

我,一直蜗居在这些诗行中,那些用血喂热的句子,在疯狂滋长,不要再等淅沥沥的雨,脱掉冬的臃肿,粉色的春,就这样款款走来。

我要乘着春天,裸足,奔跑在软绵绵的草地上,让我的长发,那些千丝万缕的情愫,从春一直铺到秋。

中午,吴明下班后一进门,就听到卧室里有手机的鸣响。他知道这是妻子王晓晓的手机在响,就没有理会,自顾换上了拖鞋,脱下了外衣,然后直奔洗手间。

一推门,没推动,妻子在里面说,等一会儿。

吴明就来到卧室,他想先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妻子的粉红色手机就在床上躺着。他随手拿起来,看看有个未读信息,就看了出来,一看,他的火“腾”地一下就冒了上来。他冲洗手间怒吼:王晓晓,你她妈的给我出来!

信息是一条黄色信息:说是火车站的售票厅里,很多人排了很久的队买票。一个小伙子急急火火地赶进来,对排在前面的一位妙龄女郎说,麻烦您,让我从你前面插一下行吗?那位女孩说,不行,你到后面去排队吧。小伙子说,姐,我有急事,求求你了不行吗?看着小伙子焦急的样子,女孩动了怜悯之心,就说,好吧,不过,你不能从我的前面插,只能从后面插进去……由于妻子的手机上存有同事的号码,所以“信息来源”上就显示出了“马小鹏”的名字。

王晓晓从洗手间里出来,不高兴地问:什么事?这么大声!吴明说:还什么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事?说完,就将手机扔给了她。

王晓晓看了手机上的短信后,脸上也有点不自在,她愤愤地说:这个马小鹏,也太过了,怎么发这种信息给我!

吴明冷笑了一下说:恐怕他不是第一次给你发这种信息吧!王晓晓警觉地问:你什么意思?吴明又冷笑了一下说:什么意思?没意思,能给你发这种信息,看来关系不一般呀!

王晓晓大怒道:吴明,你把话说清楚点!什么叫关系不一般!吴明也不甘示弱,用更大的声音喊:你们关系就是不正常,如果是正常的同事关系能发这种信息吗?两人吵了起来,愈吵愈烈,最后打了起来。

打够了,摔够了,室内一片狼藉。王晓晓摔门而去。看着乱七八糟的家,吴明一股恶气又涌上心头:都是马小鹏这个王八蛋破坏我的家庭,我也不能让他安生!

吴明找了一把水果刀,径直出了门,打的直奔妻子供职的《城市生活报》社。

如果吴明找马小鹏的最初动机只是一时冲动,那么他在出租车上的丰富联想就为他的冲动增加了巨大的能量。吴明一边一边想那条短信息的事,越想,他越觉得王晓晓与马小鹏不清白,随即一些有关马小鹏和王晓晓在一起的不良联想浮上心头,使他对小鹏产生了强烈的嫉恨。

吴明一点几周折也没费就找到了马小鹏。他对妻子供职的单位太熟悉了。

吴明质问马小鹏:你和王晓晓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小鹏初时一愣,但随即就坦然了:什么关系?当然是同事关系了!

吴明又问:既然是同事关系,为什么发那么下流的短信息?马小鹏说:吴明,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我给王晓晓发短信息关你什么事呀!

吴明被这句话噎得差点儿透不过气来。吴明掏出了藏在衣袖中的水果刀。

王晓晓离开家后,向报社的方向步行,以调节自己的情绪。快到报社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她的大学同学、马小鹏的妻子刘柔柔打来的。刘柔柔与她调笑了几句话后问:我给你发的短信息好看吗?

王晓晓一愣:我接到的马小鹏发来的呀!刘柔柔说:马小鹏早上把手机忘在家里了,我闲着没事,就给你发了一个。

王晓晓委屈地说:你干嘛要发这个!说完就挂了机。

这时候王晓晓已经到了报社的楼门口。她还未进门,就看见几个同事风风火火地抬着血淋淋的马小鹏涌到了门口。

王晓晓的脑子里“嗡”地乱成一片。

小时候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一家杂货铺,比较特殊的是,这间杂货铺除了卖日常生活用品,还在柜台角落摆了些小人书。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商不像今天这样泛滥,零卖小人书的杂货铺在我们孩子眼中显得很珍贵。而且,当时社会上的小人书大多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书”,味同嚼蜡,比起杂货铺里的水浒、西游、三国,那就差远了。

一次,我偶然发现新上柜三册《聊斋志异》,心中一惊,然后是喜悦。我叫守店的大妈拿一册给我看看,她就拿了。翻着翻着,就迷住了,看得津津有味,浑然忘我。正看到一半处,忽然书被人劈手夺过,还嚷嚷:“你买不买啊?!”抬头,是大妈的儿子,正气呼呼地将小人书归位。大妈责备他:“小孩子,给他

笑。过了一个月,那三本书都还在原位没动,我心稍安。但买书的钱还是遥遥无期。这时天渐渐热了,夏季来临。一天下午上学,妈妈意外地给我5分钱买冰棍,让我好一阵激动!说实话,若在以前,这5分钱在我手中停留不会超过10分钟的,但这次我就忍住了,坚决不动它!我要攒足钱,买回丢失在杂货铺的自尊!

约一周后,妈妈再次给我5分钱,我又攒下了一大堆。不久,学校旁边出现一家回收废旧物的店铺,一打听,说是需要塑料、铁等等。我大喜:当天回家将两双破凉鞋、一个自行车后架拿去卖了1毛1分钱——加上原有的1毛钱,我已经拥有2毛1分钱。

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杂货

柜台里的小人书

■散文

文/张小失

看看呗!”儿子说:“这是卖的,翻旧了卖给谁去?”我当时恼羞成怒:“谁说我不买了?”他说:“钱呢?”我说:“忘记带钱,过几天就买!”

我是小学生,哪里来的钱啊?思来想去,没得法子。以前曾以买练习簿或铅笔为借口骗过妈妈的钱,后来败露,妈妈就不再轻易给我钱;更何况,三册《聊斋志异》至少也得三毛钱,这样一笔“巨款”,一时三刻也骗不来。所以,以后每天上学经过杂货铺,我都感到挺揪心。如果大妈的儿子不在,我就进去瞅瞅,看那几本书在不在,只是不再好意思要看看。

这么着瞅了几次,大妈洞察我的心思,一次就问我要不要“翻翻”?幼稚的自尊使我摇头说:“不,我不在攒钱准备买回去看。”大妈笑

铺,问大妈:“2毛1分钱能买几本《聊斋志异》?”大妈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一眼,然后拿出那三本小人书:“9分、1毛1分、1毛2分,共计3毛2分……”她又看我一眼,像是要核实我的身份,“这几本书嘛,卖不掉,所以折价一半,三本共计1毛8分,你的钱够了!”

那份狂喜,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正当我伸手接书时,旁边一个顾客说:“张嫂子,你这是糊弄我吧?上个月我说要买《聊斋志异》,你说被人定了,今天却卖给我一个小孩,还是半价?”我分明看见大妈向那人摆手,还捣捣他的肩,似乎在暗示什么……

长大后,这幕情景一直镌刻在我脑海里,难以忘怀。

老外斯特

文/李小合

S国某公司派遣一名总经理斯特来T市,负责中国项目开发。作为翻译,我到机场迎接他。斯特总经理被我带到T市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亚欧大酒店,按照安排,他将在此度过他在中国的三年任期。

在宾馆门前下了车,斯特却停步不前,他问:“公司在什么地方?”我说:“公司离宾馆约有30公里,不过每天有车接送。”斯特又问:“房间每天多少钱?”我回答:“每天带早餐500美元。”“一个中国雇员每月的薪水是多少?”我苦笑说:“我的月薪最高,但还赶不上您一天的房钱。”斯特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跳上汽车,命令我们回到公司。

事情的结果是:斯特在公司内找了一间房子住下,因为没有生活用具,我又带他到街上去买。他比较了价格,买的都是自己满意而且价钱又不贵的东西。

第二天,斯特开会,宣布加薪。斯特把我的月薪加到501美元。宣布这个决定时,斯特对我伸出左手,食指和中指伸直,摆出一个“V”字形,表示胜利。

斯特很勤奋,加上他的突击训练,三个月后,他的汉语已经说得非常流利了。斯特弄懂了汉语后,总是在科室、车间到处晃,跟人交谈,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秘书小姐急得直哭,怕时间长了,要炒她鱿鱼。所幸我兼任财务部主任一职,尚无大忧。

年终,税务局要搞大检查。一天上午,十点多了,来了十多个人,一个人一本账看得挺认真,到了中午,还没有要走的样子。我明白是啥意思,管一顿饭,再送点礼物,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就是找不到斯特。我们几个主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中午十二点,斯特才突然出现在门口。我们都喜出望外。一见斯特来了,十几位税官愈发认真地翻阅。斯特仅仅是打了个招呼,又转身走



了,只要你在认真工作,斯特从不打扰。

我急忙跑过去,费了大的劲,才把话说清楚。斯特问:“我们都照章纳税了吗?”我说:“那是当然。国家的税都交了,但——”我不知如何解释我们同胞的行为,只好说:“你看,那该吃午饭了,是不是留他们吃顿饭?”斯特想了想说:“那就每人送一份工作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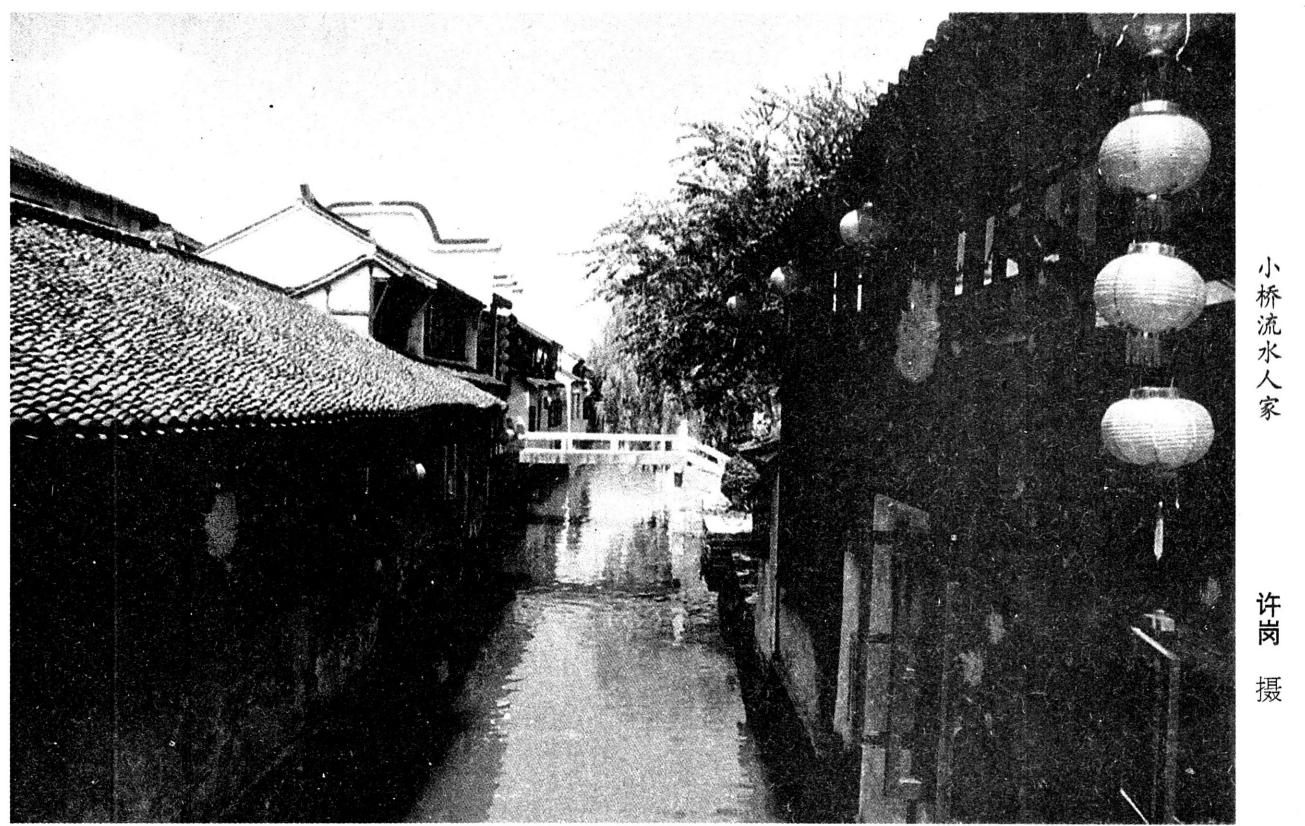
那天情景可以想象,工作餐送去后,人家根本没动,检查人员拂袖而去。

果然没多久,检查人员又来了。如此三番,斯特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中国国情”。公司那部的“富豪酒楼”主动找上门来,说如果在“富豪”定点招待,可享受八折优惠。于是斯特就成了“富豪”的常客。

三年后,斯特的任期届满,回到S国。

不久,我接到斯特的来信,说他失业了。他因有贿赂税官的嫌疑,被处以罚金,并被解雇。又过了一段时间,斯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斯特很兴奋地说:“有个公司聘我担任中国市场的总裁,我又到了中国。我现在住在亚欧大酒店。晚上请了几个朋友吃饭,你也要来哦……”

我握着话筒,不知该怎么回答他。



小桥流水人家

许岗 摄

数码冲印

本店新引进日本数码冲印设备,该设备对数码源、普通彩色、黑白胶片、反转片、光盘、U盘、老照片翻新均可进行制作冲印。欢迎前来咨询,光顾。

西安市新金湖数码图片社

地址:西安市西关正街省林业厅对面
电话:029-88640787
手机:13319238359